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癸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尹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

此云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

戒先搜律藏而戒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

尹六

虛潔雅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

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

時經多載定門先入律典頗窺遂欲尋流討

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

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



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  
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  
有部律非唯學兼定慧蓋亦情耽呪藏後乃  
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至那  
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漬情俱舍經於數年  
至於鷲嶺杖林山園鶴樹備盡翹仰並展精  
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於羅  
茶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稟明呪嘗試論  
之曰夫明呪者梵云毗睇陀羅必得家毗睇  
譯爲明呪陀羅是持必得家是藏應云持明

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萬頌唐譯  
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而大聖沒  
後阿離野那伽曷樹那即龍樹菩薩特精斯  
要時彼弟子厥號難陀聰明博識清意斯典  
在西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便感應每  
至食時食從空下又誦呪求如意瓶不久便  
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以呪結其瓶遂去  
於是難陀法師恐明呪散失遂便撮集可十  
二千頌成一家之言每於一頌之內離合呪  
印之文雖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非



口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見其  
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歎曰嚮使此  
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顏之有乎是知智士  
識己之度量愚者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  
東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故呪藏云升  
尹六  
天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淨於  
那爛陀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而為功不並  
就遂泯斯懷為廣異聽粗題綱目云爾道琳  
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彌羅便入烏  
長那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試國

禮烏率膩沙

佛頂骨也

自爾之後不委何託淨迴

至南海羯荼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胡國  
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擬歸  
故國聞為途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應五  
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既其出俗遠適  
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  
內外戒行清謹南遊溟渤望禮西天承已至  
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  
之中方寂無消息應是擯落江山耳又見訶



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  
重秉權一寺多賣經像好行楚捷即於此國  
遇疾而瘞他鄉矣

慧命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踈通有懷  
節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祥河而標想念

尹六

三

竹苑而翹心汎舟行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  
苦適馬援之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玄達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令族高  
宗兼文兼武尚仁貴義敬法敬僧枝葉蟬聯  
嘉聲靡墜律師則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

進具卓爾不羣遍閑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  
峻誠罕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翫文什  
草隸尤精空有三衣袒膊爲飾不披覆膊衣  
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履縱使時人見笑  
高節曾不間然不卧長坐詎脇安眠之席杜  
多乞食寧過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  
皮赤無過監者足不履地能閑露脚是儀嗟  
乎此子聞與理諧激揚清波恥汨泥而從俗  
獨醒在旦豈共醉而居昏纔於丹陽一面遂  
即同契南上昆季留連愴矣三荆之析友于



攀絕傷哉八翼之離以爲傳法在懷無抑高  
節行至廣州遂染風疾以斯嬰帶弗遂遠懷  
於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十五六後僧  
哲師至西國云其人已亡有疾于懷嗟乎不  
幸勝途多難驗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  
鬱藍之望復欲旋歸遺鍔徒懷隴樹之心乃  
歎曰淑人斯去誰當繼來不幸短命嗚呼哀  
哉九仞希岳一簣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  
解乎易得行也難求嗟爾幼年業德俱修傳  
燈念往嬰痼情收慨乎壯志哀哉去留庶傳

爾之令節秉輝曜於長秋于時達師言離廣  
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爾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沉情  
阻若抽葉落乍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乘杯  
至詳觀演法流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

于時與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禕論師更有  
三二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一公屬  
母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禕師遇玄瞻於  
江寧乃敦情於安養玄達既到廣府復阻先  
心唯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爾



分飛印度新知冥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爲  
懷戲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我行之

數萬愁緒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陸

五言

重自解  
憂曰

上將可陵師足士志難移如

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于時咸亨三年坐夏

楊府初秋忽遇龔州使君馮孝詮至廣府與  
波斯舶主期會南行復蒙使君命往崗州重  
爲檀主及弟孝誕使君孝軫使君郡君寧氏  
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爭抽上賄  
各捨竒食庶無乏於海途恐有勞於險地篤

如親之惠順給孤之心共作歸依同緣勝境  
所以得成禮謁者蓋馮家之力也又嶺南法  
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懷生別之恨  
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遐  
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莫初颯向朱方而

尹六

五

百丈雙桂離箕創節棄玄朔而五兩單飛長  
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通巨壑如雲之浪  
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  
明王贈支持送末羅瑜國今改為室復停兩  
月轉向羯荼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



東天矣從羯茶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向東  
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子樹檳榔林森然  
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  
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  
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  
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其衣即便  
搖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  
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  
穀是以盧阿最爲珍貴此國名鐵其人容色  
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

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從  
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立底國即  
東印度之南界也去莫訶菩提及那爛陀可  
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乘燈師相見留住一  
載學梵語習聲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西路  
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日在  
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孤進于  
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趁商徒旋困不能  
及雖可勵已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那  
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餘



單已孤步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大  
喚來見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條帶  
亦並奪將當是時也實謂長辭人代無諧禮  
謁之心體散鋒端不遂本來之望又彼國相  
傳若得白色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

尹六

六

于懷乃入泥坑遍塗形體以葉遮蔽扶杖徐  
行日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徒侶  
聞燈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念授一衣池  
內洗身方入村矣從此北行數日先到那爛  
陀敬根本塔次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

覺寺禮真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純絹持作如  
來等量袈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蓋  
數萬爲持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拜禮菩提  
像亦爲禮訖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爲  
東夏四恩普及法界含識願龍華總會遇慈  
氏尊並契真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  
方丈而屆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雞嶺  
住那爛陀寺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  
摩立底未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夷刃之禍  
得存朝夕之命於此升船過羯荼國所將梵



本三藏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卷擁居佛  
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  
習律儀寄情明呪温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  
之門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沉痼

尹六

七

疾返棹而歸年三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  
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越南溟  
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在懷所在至處君王  
禮敬遂於那爛陀畫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

同尺量妙簡工人賣以歸國廣興佛事翻譯  
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  
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銳固當  
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  
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汎船  
西域既至西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歸東印  
度到三摩坦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吒其王  
既深敬三寶爲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絕  
前後每於日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讀大般



若十萬頌用鮮華十萬朵親自供養所呈薦  
設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旛旗鼓樂  
漲日彌空佛像僧徒並居前引王乃後從於  
王城內僧尼有四千許人皆受王供養每於  
晨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  
問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答曰願大王無  
病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  
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  
解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  
普洎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

尤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  
相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哲弟子玄遊  
者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  
矣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太史王玄

尹六

八

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冲虛志蔑輕肥懷  
情棲遁遂往少林山食松服餌樂誦經典頗  
工文筆既而悟朝市之誼譁尚法門之澄寂  
遂背八水而去三吳捨素裊而擐緇服事瑳  
禪師爲師稟承思慧而未經多載即髣髴玄



關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修定激而芳根雖  
植崇條未聳遂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  
想遁幽泉以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爲依  
止覩山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衷  
製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旣覽三吳之法匠  
頗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幾閑妙理然而宿  
植善根匪由人獎出自中府欲觀禮西天幸  
遇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升舶長汎滄  
溟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一夏  
旣至冬末復往海濱神濟隨舶南遊到室利

佛逝國自餘經歷具在行禪師傳內到大覺  
寺住經二載瞻仰尊容傾誠勵想諷誦梵本  
月故日新閑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  
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  
在信者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德重洗律

尹六

九

儀懇志懃懃無忘寸影習德光律師所製律  
經隨聽隨譯實有功夫善護浮囊無虧片檢  
常坐不卧知足清廉奉上謙下久而彌敬至  
於王城鷲嶺僊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  
備申翹想並契幽心每掇衣鉢之餘常懷供



益之念於那爛陀寺則上飡普設在王舍城中乃器供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彌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爲伴不知今在何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此云慧天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仁德志重煙

霞而竹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

懷金馬之門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

推竒鄉曲排雋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而

挺秀芳思泉湧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感會

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玄化幸遇五人

之度爰居等戒道場既而創染譯門初霑法侶

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師為鄔波馱耶此云親教師和

尚者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蟬聯碩德

固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志禪居屏

棄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玄講肆擊闡微言

雖年在後生望逾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

十餘人誦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莫

能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七軸

言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魚求言者本



希趣理宜可訪名匠鏡心神啓定門斷煩惑  
遂乃杖錫九江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  
想嵩華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  
知識即其志也或攜定門而北上獵智者禪  
匠之精微麾戒巖而東歸究道宣律師之淳

尹六

粹聽新舊經論討古今儀則洋洋焉波瀾萬  
頃嶷嶷也崖岸千尋與智弘爲伴東風汎船  
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  
金華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見從大唐  
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船經十五日達

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船  
西行經三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汎海二  
日到師子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汎  
船一月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  
界也即瞻部洲之地也停住一年漸之東印  
度恒與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陀途有百驛既  
停息已便之大覺蒙國家安置入寺俱為主  
人西國主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  
同如也爲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陀聽  
瑜伽習中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毘羅



茶寺去斯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  
筵習陳那法稱之作者莫不漸入玄關頗開  
幽鍵每唯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超物  
外曾因閑隙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  
事略爲三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  
出論其進不乃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說  
既言欲居西國復道有意神州擬取北天歸  
乎故里淨來日從那爛陀相送東行六驛各  
懷生別之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茫茫流泗  
交袂矣春秋五十六又禪師稟性好上欽禮

每以覺樹初蒙觀洗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

折華於鷲嶺

此二時也春中也皆是大節會無間遠近道俗咸觀洗菩提樹

也又鷲峯山此時有黃華大如手許實同金色人皆折以上呈當此之時彌覆山野名春

女華曾於一時與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既

訖遐眺鄉關無任殷憂淨乃聊述所懷云爾

雜言詩曰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萬載池

猶潔千年苑尚清髣髴影堅路摧殘廣脇嶺

七寶仙臺亡舊迹四彩天華絕雨聲聲華遠

自恨生何晚既傷火宅眩中門還嗟寶渚迷

長坂步陟平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



邪津渾渾萬品亡真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

塵靜浪開玄路創逢飢命棄身城更為求人

崩意樹也施持囊畢契戒珠淨也戒被甲要心忍

衣固也忍三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

也勤定激江清沐久結也定智劍霜凝斬新霧也慧

無邊大劫無不修六時愍生遵六度度有流

化功德收金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唱演功

周聖徒往昔傳餘響龍宮祕典海中探石室

真言山處仰流教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

雪嶺迷朝徑巨海鴻崖亂夜津入萬死求一

生投針偶穴非同喻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  
今身樂無祈後代榮誓捨危軀追勝義咸希  
畢契傳燈情勞歌勿復陳延眺旦周巡東睇  
女巒留二迹西馳鹿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  
尚在南瞻尊嶺穴猶存五峯秀百池分粲粲

尹六

十二

鮮華明四曜輝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阿  
攜步上祇陀旣覩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迸  
餘栽佇靈鎮凝思遍生河金華逸掌儀前奉  
芳蓋陵虛殿後過旋繞經行砌目想如神契  
迴斯少福潤生津共會龍華捨塵翳一三五



七九言

在西國懷王舍城舊之作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鷺

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喜朝聞日復日不

覺頽年秋更秋已畢者山本願誠難遇終望

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

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肅為導為歸諷

誦律經居山居水而思禮聖迹有意西邁遂

共同州僧乘悟禪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

外智思鈞深其德不孤結契遊踐於是攜二

友出三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

歷諸島漸至錫茶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  
年可三十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  
附舶東歸有望交趾覆至瞻波弗林邑國也乘悟  
又卒瞻波人至傳說如此而未的委獨有乘  
如言歸故里雖不結實仍嘉令秀爾獨何為

尹六

十三

三無一就耳

大津法師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

懷省欲以乞食為務希禮聖跡啓望王城每  
歎曰釋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  
心自非覩覺樹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



收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  
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  
一進乃齎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  
利佛逝州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  
行齊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  
天恩於西方造寺旣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  
而復滄溟遂以天授三年五月十五日附舶

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

歸內傳四卷

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

讚曰嘉爾幼年慕

法情堅既虔誠於東夏復請益於西天重指  
神州爲物淹流傳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  
秋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娑羅笈多  
譯爲貞固即鄭

地榮川人也俗姓孟粵以驅烏之歲早蘊慈  
門總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了茶蓼  
眷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  
步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伸侍席  
之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淪



化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禪  
高自念教檢未窺難辯真偽即往東魏聽覽  
唯識復往安州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  
未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水求善  
知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禪師受彌

尹六

十四

陀勝行當爾之時交望棄索訶之穢土即欲  
趣安養之芳林覆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  
變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  
蒙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  
典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轡轡經論當末代四

依之住持定激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峯岳  
峻聳六度而疏巖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  
四流內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爲導首特蒙綸  
旨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  
年餘二十卽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  
載總涉律網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  
讀宣律師文鈔可謂問絕鄔波離貫五篇之  
表裏受諧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云五歲  
得遊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不屆年  
而預合其秀律師卽蜀郡興律師之上足旣



進圓具仍居蜀川於和尚處學律四載後往  
長安宣律師處爲依止有客投心乳器若飲  
鵝之善識精麤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先  
後經十六年不離函丈幽窮諸部淘鍊數家  
將守律師疏以爲宗本然後去三楊之八水

復向黃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  
王刺史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  
身不殊居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化戒行  
清素耳目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蟬  
聯靡絕繼踵相承實謂漢珍荆玉雖別川而

俱媚桂枝蘭葉縱易節而同芳固師旣得律  
典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  
遍心心常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驅四儀無廢  
覆往襄州在和尚處重聽蘇坦羅披尋對法  
藏頗通蘊處薄檢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寶渚  
遂乃濯足襄水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住  
東林而散志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  
諸聖迹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  
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  
請開律典時屬大唐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



令佛日再明法舟長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  
亦衆所欽請三藏道場講毗柰耶教經乎九  
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  
寺恭闍梨每於講席親自提獎可謂恂恂善  
誘弘濟忘倦闍梨則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  
餘七十而恒敬五篇有福之人可逢上智實  
乃禪池淼漫引法海而通波思嶺崔嵬踈慧  
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閑諸法體  
空而利物之用咸集構有爲之福業作無上  
之津梁而屢寫藏經常營衆食實亦衆所知

識應物感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旣法  
侶言散還向峽山冀託松林之下用畢幽棲  
之志蒙謙寺主等特見賓迎寺主乃道冠生  
知體舍仁恕供承四海靡倦三朝屈已申他  
卑辭是務固師意欲息想山門有懷營構傾

尹六

十六

廊通直道脫階正邪基曲製山池希流八解  
之清潤傍開壇界冀闡七聚之芳規復欲於  
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等道場修法華三  
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軌儀已紹綱  
目又每歎曰前不遭釋父後未遇慈尊末代



時中如何起行既沉吟於空有之際復躑躅  
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升舶附書憑  
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經并雇手直于時  
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求住無路是  
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元年七月  
二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相見于時  
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有望流通迴  
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三藏五十餘萬言並  
在佛逝國事須覆往既而年餘五十重越流  
波際駟不留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所囑焉

經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收取隨譯隨受須  
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有僧貞固久探  
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人斯爲善伴亦旣纔  
聞此告髣髴雅合求心於是裁封山扃薄陳  
行李固乃啓封暫觀即有同行之念譬乎遼

尹六

十七

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大隱之  
深志遂乃喜辭幽澗歡去松林攘臂石門之  
前褰衣制旨之內始傾一蓋合襟情於撫塵  
旣投五體契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未面而  
實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乃答曰



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而不可謹  
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歟於是重往峽山  
與謙寺主等言別寺主乃照機而作曾不留  
連見述所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濟是心  
並為資裝今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贈資糧  
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船去番禺望占  
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作舍生之梯墜為  
欲海之舟艫慶有懷於促志庶無廢於長途  
固師年四十矣讚曰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  
年潔想唯福是親情求勝已意仗明仁非馨

香於事利固實愛於賢珍

其受持妙用貞明

固意大善敦心小瑕興畏有懷脫屣無望榮

貴若住猫之毛尾弗虧等遊蜂之色香靡費

其二孤辭榮澤隻步漢陰哲人務本律教是尋

既知網領更進幽深致遠懷於覺樹遂杖藜

於桂林

其三

怡神峽谷匠物廣川既而追舊聞

於東夏復欲請新教以南端希布揚於未布

冀傳流於未傳慶斯人之壯志能為物而身

捐

其四

為我良伴共屆金洲能持梵行善友之

由船車迤濟手足相求儻得契傳燈之一望



亦是不慙生於百秋

其五

既至佛逝宿心是契

得聽未聞之法還觀不覩之例隨譯隨受詳

檢通滯新見新知巧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

朝聞之心恭儉勤懷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

而事撓且逐靜而兼濟縱一焰之隨風庶千

尹六

十八

燈而罔翳

其六

又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

業梵號僧伽提婆祖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

嶺外家屬權停廣府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

在弱冠而實志逾弘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

即有隨行之心割愛抽悲投命溟渤至佛逝

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誦俱舍論偈雖事憑  
於一獵冀有望於千途儻能勤於熟思希比  
迹於生芻且為侍者現供翻譯年七十耳

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陀提婆

此云覺天

汴州雍丘

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

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部後屆峽山觀巖谷  
之清虛翫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

于時道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涉入桂林以翹想步幽泉而疊息父名  
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祕心關頗經年



載薄知要義還之峽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  
年滿二十此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  
可年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走赴莊  
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禮事即有契於  
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性命間說滔天之

尹六

十九

浪蕩若小池觀橫海之鯨意同鱗鱗尋即重  
之清遠言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  
乎畢志南海共赴金州擬寫三藏德被千秋  
識悟聰敏叶性溫柔頗攻草隸復翫莊周體  
齊物之篇虛誕知指馬之說悠悠不憑河而

徒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廁於移照終有  
慶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為  
樂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體豈若  
媿芻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  
寫傳燈是望重瑩戒珠極所欽尚求寂滅之

圓成棄生津之重障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  
爾拔擢於有流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三矣  
苾芻法朗者梵名達磨提婆此云襄州襄陽

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家傳禮義門襲  
冠纓童年出家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



南淨至番禺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  
希尚情深意喜相隨同越滄海經餘一月屆  
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夜端心習因  
明之祕典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既而一  
簣已傾庶罔隕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剋成乎  
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  
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尊修  
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錫凡百徒  
侶咸希自樂爾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  
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

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  
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頃往訶陵國在彼經夏  
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  
固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

尹六

二十

後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  
載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爾來迥絕消息  
雖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汎滄海竭  
力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  
每一念來傷歎無極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



虧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華初會俱出塵勞

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音釋

溟澥溟莫經切 澥蒲沒切 瘞於例切 袒膊袒蕩

旱切楊也 膊補 鏑五各切 禕于非切 躑躅躑躅直躑

各切肩膊也 鯁古杏切 番禺番禺音 番禺地名

今廣純音 陀縉屬絹 夷側事 提福音也

蘄渠羈切

鍵巨偃切

脇脇虛業切

茶茶蓼

茶同都切

蓼朗鳥切

艦力胡切

魚鱣

輶輶力刃切

輶輶力

的

尹六

十一



